

干了十几年了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工作没有好坏之分，我无怨无悔，宁愿脏累我一人，干净千万家。



雷世军

暖城凡人

□杨潇

凌晨四点半，当整座城市还处于酣睡之中，雷世军已经悄然起身，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。17年了，每天都是这个点，四点半的街上，没有一个人。外面的天还黑着，整条街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

“早上4:40开始打扫公共卫生间，6点准时清扫街道，一直到晚上6点。”这是环卫工雷世军的日常。无论严寒酷暑，还是风雨交加，他都坚守在环卫工作一线，不放过片区的任何一处垃圾，认真负责地将街道打扫得干净整洁。

一年冬天，在他负责的路段，曾有货车意外挂断路边的网线和电线，情况危急。正在作业的雷世军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承担起安全警戒的责任，在寒风中耐心等待，直至维修人员到达，确认安全后才放心离开，这份责任感让人心生敬佩。

在他的责任片区，只要有市民丢失物品，被他捡到，总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失主归还。

其实，雷世军清扫的，不只有街道。在他的责任片区，有一户特殊的人家——小郭，重度残疾人，生活基本不能自理，行走需拄着双拐，行动极为不便，有时甚至会从上楼梯时摔倒。雷世军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从此便和妻子一起，主动承担起照顾小郭的责任。他们每天上门为小郭清理堆积的垃圾，帮忙搬运重物，无论大事小情，只要小郭需要，夫妻二人总是随叫随到。雷世军总对小郭念叨：“没事，有事你就找我。”这句朴实无华的口头禅，是一种承诺，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温情。

有人问雷世军累不累？“累确实也累，每天基本没有闲暇时间。”雷世军坦言，但他对这份工作却毫无怨言。“干了十几年了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工作没有好坏之分，我无怨无悔，宁愿脏累我一人，干净千万家。”这句话道出了一位环卫工人对职业的热爱与坚守，对城市的深情与奉献。

11次荣获乌审旗“先进个人奖”，他的家庭被评为旗级“最美家庭”，他的事迹还多次被自治区、市级媒体争相报道。这些荣誉，是人们对雷世军默默付出的肯定。

作为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，雷世军扫了十七年的街，助人为乐的只是顺手而为，没人让他这么做，他就是凭着这么一颗心踏踏实实，回头看看来路，干干净净的，看着也高兴。

凌晨四点半的乌审旗，有人在梦里，有人在路上，雷世军属于后者。他走在街道上，就像一个拧紧的螺丝钉在机器里运转——不起眼，但你知道，少了它，机器就会松动。

天还没亮，沙沙的扫帚声又响起来了。

## 雷世军的坚守

食趣

## 寻味冻土豆

□冯俊秀

寻常日子的口福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每天进进出出，和楼下环卫工大姐渐渐熟络起来。有一天，她手里提着一袋冻土豆，看见我，非要分我几个，还顺道教我一道冻土豆的稀罕美食。感情难却，我收下这份暖意，回家便循着她的法子，做起了这带着乡土温度的冻土豆美味。

先把冻得饱满瓷实的土豆浸在温水里，慢慢解冻。待原本紧绷的表皮渐渐起皱，土豆变得软糯弹手，就到了最关键的挤水步骤。单用手握，圆滚滚、滑溜溜的土豆总使不上力，我便灵机一动，把土豆一个个穿在筷子上，像一串“土豆葫芦”，再用两掌从两端向中间缓缓发力，水分便顺着指缝渐渐沥沥滴下，直到挤不出最后一滴。圆溜溜的土豆也被压成了紧实的小饼。接着细细剥皮，均匀切片，裹上少许白糖与淀粉，入笼开蒸。灶上蓝火苗温柔地舔着锅底，不过片刻，蒸汽便裹着土豆的甜香漫溢开来。出锅刹那，金灿灿的土豆片香气扑鼻，拈一片送进嘴里，绵密中带着韧劲，连日奔波的疲惫与心头烦扰，竟在这一口滋味里悄然抚平。我才恍然，自己念的哪里是土豆，分明是藏在这味道里的岁月深情与人间烟火。

感谢大姐，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。关于冻土豆，我们小时候没少吃。那时候，内蒙古的冬天格外寒冽，大雪封山，田野素白，饮食简单得近乎单调。蔬菜多是土豆、白菜，上顿白菜下顿土豆，切丝、切条、切块，翻来覆去就这一味。土豆更是占据了蔬菜的半壁江山，顿顿不离的日子，总觉得它太过粗陋，少了城里吃食的精致，每次端上桌，都忍不住皱眉扒拉几口，心里盼着能尝些新鲜花样。以前冬季严寒，庄户人把吃不完的土豆露天冷冻起来，减少腐烂，至少还能喂猪牛羊。后来发现解冻后的土豆白白胖胖，格外干净，煮熟后吃起来尤其入味耐嚼——那形成的多孔结构，似乎更能吸纳滋味。久而久之，这便成了属于内蒙古、东北、甘肃等地的特色吃法。土豆不仅能“炖”着吃，还可以“冻”着吃。最普通的吃法是蒸熟直接吃，挤掉水分的土豆口感更加瓷实；有的人家把它和南瓜、红薯配着蒸，金黄的南瓜、紫红的薯块、白亮的土豆整齐地码在笼屉里，秀色可餐。还有人家把蒸熟的冻土豆切片晒干，留作冬日零嘴，嚼起来筋道耐品。人们喝尽所能，在朴素的日子调出甜香来。这种吃法，保留了土豆原有的碳水、钾元素、维生素C与B族维生素，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几乎零脂肪、零胆固醇，是优质的主食替代品。劳动人民在主动求变中，在生活的磨砺里，发掘出了最朴实的健康智慧。

如今的我们，想吃冻土豆已非难事。后来，我常把它当作调剂口味的辅食，在新式调料与厨电的助力下，变着花样做，让滋味更丰富：挤干水分的土豆片，拌少许淀粉与白糖，大火蒸15到20分钟，蘸醋汁、辣椒油或烧烤料，口感筋道；或是撕成块，喷油撒上黑胡椒与海盐，放入空气炸锅或烤箱，185度烤25分钟（中途翻面），外皮焦脆，内里软糯，低脂又解馋。从果腹粗粮到风味小吃，冻土豆的吃法在变，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烟火眷恋。

从昔日饱腹的冻土豆，到如今兼顾营养与风味的健康粗粮，小土豆的变迁里，映照的是我们与食物关系的进阶——不再仅为果腹，更在寻味与养生之间找到平衡。冻土豆的朴实做法，恰是“食饮有节”的民间智慧：它保存了大地馈赠的本味与养分，以最自然的方式融入日常三餐。正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言，“五谷为养”，土豆这类根茎作物，本就蕴藏着滋养身心的朴实力量。愿我们都能在烟火日常里，借由一餐一饭守住健康，在粗茶淡饭中品出出路，珍惜当下，让每一口朴素滋味，都成为岁月静好里的安康印记。

初荷

## 那一晚

□李芸竹玥

爸爸值班，妈妈在楼上备课。今晚，我要独自睡觉。关灯后，黑暗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把脸埋进枕头，手心里全是汗，耳朵却竖得像小兔子，生怕漏过一点儿声音。窗外柳树的枝条投影在天花板上，风一吹就张牙舞爪。暖气管道突然“咚”地一响，我像被施了定身法，手指掐着被角屏住呼吸——原本极致的安静里，一个声响都像惊雷。

可是等心跳平复，一个念头冒出来：外面真的可怕吗？还是我自己吓自己？这想法让我好奇。我起身下地，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窗帘。月光瞬间涌进房间，驱散了黑暗。柳树的枝条在月光下变得清晰，这只是普通的树枝嘛！我抬起了头，深蓝色的天空上，星星多得像撒了一把亮晶晶的钻石。我眯着眼找寻北斗七星，那七颗星果然连成一把勺子状，勺柄好像在轻轻摇晃。猎户座的腰带三星更是亮眼，像是用线串起的珍珠嵌在夜空里。

原来，夜这么美啊！刚才我还害怕的影子，现在成了有趣的皮影戏。那些奇怪的声音，是房子在夜里轻轻地呼吸。而这片星空，一直都在这里陪着我。回到床上，我侧身看着窗外，星星一闪一闪地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看，没有你想得那么可怕吧？”

那一晚，我发现了独处的快乐。不是热闹的游戏，不是大家的欢笑，而是一个人勇敢地害怕变成惊喜的快乐。从紧攥被角到欣赏星光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——原来最特别的快乐，有时就藏在最害怕的事情后面。



土豆美食

心感触

## 燕子觅归途

□周基云

午后去姐姐家，阳光暖融融的，晒得人骨头发软。姐姐提议，趁天气晴好，去老屋那边转转。她婆家的老屋就在晒场对面，是座有些年头的红砖瓦房，墙根青苔润润的，透着陈年的潮气。院子空荡荡的，唯有一树半开的桃花，疏疏落落缀着点点胭脂。

我正仰头看花，一道黑影从屋檐下掠过，又倏地折回，是燕子。我凑近几步抬眼细看，房梁上果真嵌着个窝。泥土垒筑而成，牢牢粘在梁木与屋瓦之间，活像一只倒扣的土碗。一只燕子蹲在窝沿，剪刀似的尾羽一翘一翘，黑豆般的眼珠，竟丝毫不怕生人。

我指着燕窝回头对姐姐说：“真稀奇，这么多年了，燕子还来这儿。”姐姐淡淡一笑，轻声道：“燕子认路，它记着这个家。”

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。那时家住土墙草屋，屋梁上也有这么一个燕窝。春日里，看它们衔泥叨草，进进出出，一点点把窝垒得坚实牢固。那会儿总怕燕窝落地，印出一朵灰白的梅花印，母亲却从不准我们惊扰，默默铲来草木灰盖住，轻轻扫净。没过多久，窝里便传出细嫩的吱吱声，软得像绒毛，轻轻搔着人心。成燕归巢时嘴里衔着食，窝里立刻探出几张黄嫩小嘴，挤着抢着鸣叫，那份急切热闹，仿佛能吵醒寂静的午后。母亲总叮嘱：“轻点儿，别吓着它们。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那时我尚不懂深意，只晓得窝里藏着几个待哺的小生命。

后来念书，读到晏殊词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总觉得“似曾相识”四字，美得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归来的燕子，还是去年那只吗？它铭记的，又是哪一条归途，哪一处旧家？

如今，我早已搬离老屋，旧居也早已拆除，当年的地基上，修成了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，漆黑路面，白色标线笔直伸向远方。路边不远处，是新开凿的江淮运河，水面开阔，碧波荡漾，偶有货船缓缓驶过，拖出一道长长的水痕。站在原地，我拼命辨认，却再也寻不到当年堂屋的痕迹。只有风从河面吹来，带着微凉水汽，像一声无声的叹息。

而当年守着老屋的父母，也早已离世，长眠在规划好的公墓里。

当年筑巢我家的燕子，如今归来时，面对这片陌生的柏油路、宽阔心慌的河面，该是何等迷茫、何等徘徊？它们会不会还在空气中一遍遍搜寻，那早已消失的泥巴路，那根不复存在的木梁，那个温暖的旧燕窝？

我忽然觉得，自己也像一只离巢的燕子。从名为“故乡”的老屋飞出，兜兜转转在城市安家，窗明几净却装着纱窗，燕子再也飞不进来。每每安静的午后，或是沉沉的梦里，我总想飞回那座老屋，飞回梁上的燕窝。可那条归途还在吗？那个家还在吗？

夕阳从门口斜照进来，将屋檐一角染成浅金。燕窝依旧安在，时而静溢，时而呢喃，燕子有它们的归途，记忆与家园。

我走出这间老屋，心底仍盘旋着那个念想：我家老屋的燕子，如今又栖在何方呢？

漫说



故乡的灯火亮了  
有人寻去处  
有人找归途

图片来源：小林漫画